洗劫伦敦
所有的玫瑰



阿努

「我再说一遍，离她远点。」



出品 | 监制 | 作者 | 设计 | 美术

沉 默

别墅外的一间小木屋内，几人正惬意地在烟雾缭绕中打着牌。

你坐在一旁的椅子上，侧头看向窗外。

阳光很好，一只知更鸟落在枝头，你看得忘神，忘记了自己的双手还牢牢捆在一起。

十分钟后，等他们打完牌，你就性命堪忧了。

你对此并不接受，可这是他们的规矩。

你看向对面的箱子，你被收缴的武器就放在里面，一把镀金的“Desert Eagle（沙漠之鹰）”。

它太张扬了，不是你的风格，但这是她特意挑的，只因和她刚买的那辆黄色跑车很配。

自然，这也是你被绑在这里的原因。

“既然你老板没带钱，那她就别想走出那栋别墅了，”一个黑手党叼着雪茄，看着手上的烂牌继续说道：“怪你小子运气不好。”

“他是个哑巴，别跟他废话了。”另一个黑手党说道。

你不搭腔，只是担心她。

关于她擅自拿和黑手党交易的钱买车这件事，你的确后悔了。

后悔没有劝住她，不要亲自去炫耀。

现在她就在那栋别墅里，两手空空地和黑手党头目谈判。

“时间差不多了，”黑手党放下手里的牌，拿着消音手枪朝你走来，“老板没来电话，我得把你解决了，需要向上帝祷告吗？”

你面无表情地低着头，碎发遮住你带有刀疤的左眼。

数千年了，你见过太多这样的人。

自大，又愚蠢。

“我经常祷告，”你总算开口了。
你抬起头，眼睛变了颜色。
你抚摸着胸前佩戴的矛尖配饰：“但我的神和你们的不一样。”

一瞬间，你的瞳孔散发出金光，黑气从周身散出，你变成狼头人身的怪物，轻松挣开了绳索。
黑手党们被吓破了胆，电光火石间，你迅速结束了战斗，他们甚至来不及祷告。

你保持着怪物的样子，缓缓打开门，知更鸟从树枝上跳下，落在你的肩头，晃动着小脑袋，欢快地唱着歌。
“你不害怕怪物吗？”你轻声地问它。
它没有回答。

你绕到别墅后面，清楚地听见黑手党老大因为她的挑衅变得气急败坏。
你的心里传来她倒数的声音：“3……2……”
这是她让你动手的指令。
“1。”

你一把敲碎砖墙，砸出一个大洞。
巨大的粉尘烟雾中，你一只手抓住头目的脑袋，将他嵌到墙里。
他不得不双脚悬空，露在外面的只剩下臃肿的屁股。
一时间枪声、惨叫声不绝于耳，过了两分钟，周遭终于安静下来。

她始终坐在椅子上镇定自若，嘴里叼着没点燃的香烟，看着周围的一片狼藉。
你单膝跪在她面前，手里拿了一颗子弹，轻轻一捏，火药现出淡黄色的火焰，为她点燃了那支香烟。
你又变回了人的样子，站在她身后。

她起身拿起放在首领旁边的黑色皮箱，打开来，看见里面久违的**青铜猫神像**后，示意你带走。

那东西具有吸收闪电的能力，是古埃及的圣器之一。

旁边的房间传来声响，你过去探查，只看见地上滚动的空油桶和一根麻绳，打开的窗户外有一团红色闪过，你以为是自己眼花。

她提起过，黑手党首领说有个胆大的女孩跟踪自己，被他绑在屋子里，还以为是你们的同伙。

这对你们的计划并无影响，因此你们毫不在意。

你开着黄色的敞篷跑车在公路上疾驰，而她戴着深色的太阳眼镜，并不同你交谈。

你不会主动跟她说话，这**九年**来一向如此。

她的神情冷漠，带着一丝悲伤。

你知道，她早就受够了在这拥挤狭小的城市里生活。

对她来说，在伦敦的这九年，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等计划实现，你们会立刻回到埃及，那是属于她的王国。

好在所有的计划只剩下最后一环——**洗劫大英博物馆。**

女 王 与 侍 卫

她叫**哈特希·纳芙蒂蒂**，是尼罗河的女儿、古埃及正统王室、阿玛纳唯一的女法老、埃及人民的女王……亦是整个埃及最美的女人。

而你叫**阿努**，是她的侍卫长。

她曾是一国之主，受万人朝圣，而你的职责便是陪伴她左右，守护她万全。

你们生活在距今三千年前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一次意外令你们困在金字塔中，那里犹如科幻电影描述的冬眠舱，**一旦进入，生命便会从此冻结。**

直到盗墓者暴力开启了掩埋在黄沙下的金字塔，她才再次睁开了眼睛。
而此时，距离上一次醒来，已经过去了三千年。
她艳丽的面容没有被漫长的时光消减，如今的她依然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而你，却在这三千年间变成了拥有尖耳朵和胡狼脑袋的怪物。

九年前。
你打开金棺，她缓缓睁开眼睛，又快速闭了起来，大喊着快拿走她的心脏。

“陛下，请快起来。”
“阿努？”

“是我。”

“你为什么变成这个鬼样子？”
“请原谅，现在我也无法解释。”

她举起眼镜蛇权杖，吸收附着在你身上的“诅咒”，利用独属于法老王崇尚的净化圣礼为你恢复原貌——在天灾、蝗灾之际，祈祷并利用圣器吸收灾祸与诅咒的仪式。

她成功了，你恢复了原来的样貌。
自此，她拥有了控制你变化的能力。

走出金字塔，她沉默而忧伤地看着面前的一片黄沙，你了解她，她才刚刚醒来，就被迫接受失去王国的事实，这未免太过于残忍。
你想上前安慰，她转过头，带着一脸愁容：“阿努，我饿了。”
“……”

餐厅里，她吃得狼吞虎咽，甚至失去了体面，你们已经三千年没有进食，更何况，这被称为披萨的东西着实好吃。

餐厅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活动着的壁画，里面还会传出声音。
“来自古埃及十八王朝的木乃伊棺椁被考古学家发现，现已送往伦敦进行研究。”

听到这里，她扔掉手中的披萨，趴在壁画前，**那是另外一座金字塔中的棺椁，里面藏着她在这新世界中复兴王朝的梦。**

“快，阿努，带我去伦敦。”
“那剩下的这些……”
“带走，我路上吃。”
“……”

新 世 界

新世界的人民，竟然会把国王的脸印在绿花花的纸上当作货币。
“瞧这个臃肿的胖子，”看着一张张美金，她说自己要是被印在上面，一定会好看许多。
你叹了口气，钱都是女王赚到的，赚钱这事儿你的确一窍不通。

来到伦敦前，她带你大闹开罗机场，被警察逮捕入狱，狱中她依靠圣器让你变身，你们最终狼狈越狱。
好在她始终保持理智没有直接开战，这让你很是欣慰。

你们回到了金字塔，将塔中原本用来随葬的宝物拿出来贩卖，顺利弄到了假身份和护照，一路兜兜转转，总算来到了伦敦。

“阿努，我们得尽可能低调行事，想办法找到棺椁，听明白了吗？”

阳光照在她金箔制成的裙子上，冗长的裙摆足有两米。
但对她来说，这已经够低调了。

从那天开始，你们便在这小小的伦敦里扎根，寻找着棺椁的下落。
直到最近才传出消息，那具棺椁将在大英博物馆展出。
不知不觉，距离你们来到伦敦，已经过去了九年。

“终于要结束了。”
在车上，你们听到棺椁展出的新闻，她兴奋得难以自抑，坐在副驾驶说道：“我们去庆祝吧，把公寓里的钱拿出来全都花了。”

所谓的公寓只是她一人的住所，那些钱都是她用自己的陪葬品换来的，因此每一分都必须用在她的身上。
你为她买下那幢公寓，装成旧时宫殿的样子，还买了数不清的爱马仕包送她，她难得喜欢现代的东西。
但这些对于一个曾经的女王来说，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你能为她做的，是这样稀少而寒酸。

至于你的住所，是一辆出租车，除此以外你还靠它谋生，你不肯花那些属于她的钱。
你困了就睡在车上，这对你来说并不辛苦，你甚至为此感到幸福。
不得不说，你越来越像个现代人了。

你们开着跑车下了高速，不远处的街区泛起浓烟，看起来哪里又失火了，这对生活在伦敦的人来说并不稀奇，那些本地的足球流氓总会做出这些离谱的事情。

可随着车离公寓越来越近，浓烟也愈发浓烈起来，你忽然有些不好的预感。
直到停下车，你才发现起火的正是她的公寓，随着浓烟飘出窗外的，还有一些纸钞灰烬。

“陛下，我记得您是不会将钱存进银行的对吧？”
“你是了解我的，我怎么会让别人碰我的钱呢阿努。”
……

搬 家

消防车走后，你们从废墟中找到了一枚太阳神铜币，那是操纵火焰的圣器。
离开公寓前，她觉得天气有些冷，想用来给房间升温，可那毕竟不是定时空调。

好在你们还有一辆跑车，以及停在公寓后面的，你那辆二手出租车，你的全部家当都在车里。
你坐在出租车里翻找着，女王生气地双手环胸站在车外，她身上从不带钱。
而你的副驾驶抽屉里，只有几百英镑和一个没有脸的石雕。
不工作的时候，你喜欢雕塑，这石雕是你一直没有完成的作品，毕竟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不管怎样，总不能让她今晚和你一起睡在车里。
你又翻出了一张宣传单，这是一个站在路边的小丑发给你的。
你借着月光仔细翻看，发现上面写着“菲尔酒店开业酬宾”。
看起来还不错，至少那酒店里有总统套房。
你决定带她前往那里，至于洗劫大英博物馆的计划，看来需要暂时搁置了。

任务：
不妨准备一下自我介绍，当然，为了保护女王，可不要将你们的秘密告诉大家哦。

（小丑说，别往前走了，就停在这儿吧）

奇怪的住客们

那天之后，菲尔酒店大厅里的沙发，成了你暂时的栖身之所。

没办法，你身上所有的钱都用来给纳芙蒂蒂开总统套房了，不过之前你睡在车上，酒店的沙发反而更软更舒服一些。

只不过这么多年，为了保护纳芙蒂蒂，你从来都睡不安生，一点风吹草动都能把你唤醒。

说起来，这里的住客们也真是奇怪。

住在地下室里的阿尔芒从不睡觉，一到晚上就开始听黑胶唱片，还会跟唱，情绪很到位，但调子却不太准。

你难以想象，一个钢琴师，一个音乐家，怎么唱歌还能跑调呢。

还有好几次，已经凌晨了，他却正要出门。

“去泰晤士河边吹吹夜风，”他总这样说。

可现在外面只有几度，他只穿着一件风衣，不怕被冻死吗？

而斯黛拉和他正好相反，**她睡得特别早**，每每太阳落山，她就打个哈欠，和大家道别，回房间睡觉了。

这也让你感到费解，即便身为小说家不用熬夜赶稿，也不至于每天不到八点就睡觉吧。

而那个叫罗素的，**酷爱照镜子**，他总是在大厅的镜子前照个不停，整整衣领，弄弄头发，把胸前的十字架摆正，有时候还会对着镜子练习微笑。

你承认他的确很帅，但真男人，从不关心自己的脸。

还有红发律师珂莱蒂，你悄悄观察过她，**她经常盯着某个东西自言自语，一边抬手一边说，“过来，过来”。**

你不禁怀疑，难道欧洲的神话故事都是真的，长着红头发的人，都是女巫？

你时常担心，整个酒店里，只有你和纳芙蒂蒂两个正常人。

住进来没过几天，就到了万圣节。

小丑说，为了庆祝酒店里的第一批住客，特意准备了万圣节派对，就在大厅里举办。

这种热闹纳芙蒂蒂是一定会去的，毕竟派对上会提供她最爱的红酒。

既然她决定参加，你自然义不容辞，你只希望派对能够尽快结束，千万别影响你去开夜班出租，毕竟……接下来一周总统套房的费用，还没有着落呢。

任务：

1. 尽可能不要成为酒店里“最奇怪的客人”。
2. 为纳芙蒂蒂选择你喜欢的装扮吧，女王可是必须要美美的哦。

月月剧本社

（小丑说，别往前走了，就停在这儿吧）

万圣节的派对落下帷幕，大家逐渐熟络起来，斯黛拉看起来有些不舒服，珂莱蒂陪她先回了房间，阿尔芒和女王在大厅喝酒，你与罗素神父坐在他们对面。

你能从阿尔芒拿起酒杯的动作看出他的教养，他不像是贫穷的兼职夜班钢琴师，更像个有话痨病的落魄贵族。
而你旁边这位神父，你能感觉到他时不时会打量你，想必是你左眼的伤疤太过骇人。

“阿门，希望上帝能宽恕阿努先生。”
他竟闭上眼为你祷告起来，真是奇怪的人。

“有什么事么，罗素神父？”
你看向他，假装自己没有听清，希望如果他有礼貌，就别再继续祷告下去了。
毕竟你有自己的信仰，保佑你的可从来都不是上帝。

“没什么，”他躲开了你的眼神，你注意到他胸前有个十字架，上面用红色的珠宝当作装饰。
很遗憾，你确实不太理解现代人的打扮。

就在这时，纳芙蒂蒂忽然暴喝：“你这个没礼貌的平民，怎么敢跟我谈论什么是贵族？”
阿尔芒：“您的嗓门儿已经吼破贵族礼仪的门槛了，暴发户！”
纳芙蒂蒂：“你怎么敢？！”

两个人像在吵架，很明显，他们都喝多了，罗素想上前劝架，你将他拦了下来。
“没关系，过一会儿就好了。”

他不理解你的话，但还是坐了下来。
对你来说，女王喝醉之后和人吵架，实在是太过寻常。

如果她真的让你割掉每个吵架者的舌头，那摞起来能造一个新的金字塔。

所以只需要再等一会儿，等她睡着了，世界就会安静下来。
而等她醒来后，往往也并不记得自己和谁吵过架。

果然，只过了一分钟，刚刚还争论得面红耳赤的两人，此刻已经横七竖八地醉倒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噜，留下一地的空酒瓶。
你没想到，阿尔芒的酒量竟和女王一样差。

“这就是……贵族的睡姿吗？”
罗素小声吐槽了一句，你忍不住笑出了声，还是头一回有人这么说。
对你来说，这是难得放松的一天。

既然两位“贵族”已经“不省人事”，只好由你们两个来收拾大厅的残局。
你寻找擦桌布时，刚好看到沙发的地上有一块红色抹布，索性拿来擦掉洒在桌上的红酒，但你真有些搞不懂现代人，他们竟连擦桌布都要配上装饰，却丝毫不顾及实用性。你一边擦，一边想起在派对中看见的场景，原本你话不多，但或许罗素神父会很感兴趣。
“那位，珂莱蒂小姐，派对的时候，一直在看你……”你决定告诉他。

罗素听后明显有些慌乱，竟不小心摔碎了手中的酒杯，碎玻璃刺破了他的手心，流出鲜血。

他低声说道：“你在说些什么？阿努先生，你可能是误会了。”
“那你又慌什么呢？”你向他投去探询的目光。

他沉默不语，你不便追问，自顾自地收拾好玻璃杯的残渣，抱起纳芙蒂蒂准备送她回房间。
“这就像是一场梦，我不能奢望，”在你离开之前，他终于开口了。

你回头望向他，他还那么年轻，珂莱蒂也一样，两个互相喜欢的年轻人，明明一切都来得及。

“我也是一样的，”你对他说道，同时提醒他，“她来了。”
珂莱蒂正站在楼梯上，看见罗素手心的伤口，她急忙跑了下来。

这是你能做到的最大安慰了。

为了给他们留出独处的时间，你上了楼。
女王睡得很安稳，她的手正轻轻搭在你的肩膀上。
“像梦一样。”你呢喃着罗素的话。

三千年前的世界，青绿色的浓雾，巨大的天平，对你来说，也如同梦境一般。
你对她从未言说的爱，也是完完整整的，三千年。

你凝视着她，她的睫毛抖动了几下，像是蝴蝶振动翅膀，紧接着，她半梦半醒地睁开了眼睛，
“阿努……我想回家了。”

她的表情失落而怅惘，甚至带着些小女儿般的娇态。
你鲜少看见这样的她。

“我们会回去的，陛下。”

可谁又能从那黄沙之下，让三千年前的王朝再度复兴呢。
一切，只不过是她的梦罢了。
而你需要做的，就是将她的梦，保护周全。
第二天，大英博物馆的埃及馆内，讲解员带领游客来到一个雕塑前。

那是一个女子的半身雕塑，美艳异常，近乎妖冶，看起来栩栩如生。

“这是现世保存下来最为完整的半身人像，雕刻者与雕刻年代已无从考证。考古学家声称，这座雕塑的原型是埃及史上最有名的女王，纳芙蒂蒂，同时也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位女法老。她 16 岁即位，在位时间只有短短四年，却推动埃及社会和经济获得了空前发展。可就是这样一位美人，在二十岁即将完婚前离奇失踪，为后世留下的只有这尊雕像。不得不说，她的一生充满了神秘与悲剧色彩。”

你坐在博物馆的监控室内，安保人员正在酣睡，从屏幕上你看到她独自坐在角落里，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尊雕刻着自己面容的雕像，手中的香烟已经换成了棒棒糖。

镜头聚在她的脸上，你的指尖透过屏幕，轻轻触摸着她的脸。

晚上十点，夜色笼罩了大英博物馆，馆内已经没有游客。
你从西西里人的黑色皮箱里拿出了青铜猫神像，在古埃及，法老王常用这法器吸附暴雨天气的闪电。
而现在你们可以利用它，造成大规模停电，大英博物馆内的安保设施、警察局、交通，将全部瘫痪，直到你们安全撤离。

你从监视器看她走到棺椁面前停住，保安过去与她交谈，行动的时候到了。

“3”
“2”
“1”

她手指落下的瞬间，你将神像放入电箱，整个伦敦刹那间陷入了黑暗。
你从黑暗里遥遥向她走去，保安迅速拿出电击枪对准了你。
她举起圣器：“以纳芙蒂蒂，埃及女王之名，赐予你力量。”

一瞬间，你变为怪物，一掌拍晕了保安，继而你一拳捣碎存放棺椁的防爆玻璃，扛起棺椁，看向她。
一切尽在她的掌握，当然，你也从未忘记你的计划。

Try

一切出奇顺利，手忙脚乱的警察们驱车冲向博物馆时，刚好与你们擦肩而过。
他们想不到放在黄色敞篷跑车后座的箱子，竟是他们要追查的文物。

你们回到菲尔酒店，将棺椁放在大厅，整个大厅没有人，她用手轻轻触碰棺椁，回头看向你。
你退到门口，闭眼低头，右手搭在左肩，样子虔诚万分，没有人看的到，你的后腰别着一把手枪。

可女王还是犹豫了，她收回了手。

“不着急，我想出去走一走。”
“遵命。”

你跟随着她，来到了玫瑰公园。
这儿离她之前的公寓很近，但你们从没来过。
人们把这儿当作恋爱天堂，在表白时相赠玫瑰已然成为传统，但并非每次表白都能圆满收场，于是那些被丢弃的玫瑰铺满了公园，淹没了小路，这里便被人们称为玫瑰公园。

“阿努，陪我逛逛公园吧。”
你们走在布满玫瑰花瓣的小路上，你在她身后，离她半步之远，你时刻保持着警惕，警惕着危险，警惕着礼数。

直到路边的一朵玫瑰引起你的注意，它与地上的花瓣不同，是那样娇艳欲滴，饱满新鲜的花瓣上还沾着露水。
你下意识将它拾起，它如此娇贵，怎能甘心落于这凡间呢。

她像是走累了，随便寻了张长椅坐下，你就站在她的对面。
“送我玫瑰。”她仰起头，对你说。
像是一个指令，又像是在请求。

你有些发愣，想起手中的玫瑰。
于是你单膝下跪，从身后拿出那支玫瑰花。
街灯太亮，不及尼罗河畔的月光圆柔。
这光芒如此虚假而刻意，但在这里生活了太久，你习惯了。

她接过玫瑰花，用手指捻着花枝，一边看着花，一边看着你。
“不想说点什么吗？”
你有些脸红，默默低下头。
“陛下想听些什么？”

你没想过表白，能陪伴在她身边，保护她的安全，你已经十分满足。

但她听见你这样说，立刻变得不高兴了。
“走吧。”

你不禁感叹，女人的心真是难以捉摸。

你们回到酒店，木乃伊棺椁依然摆在大厅，女王冲你摆了摆手，回房间先休息了。

你瘫倒在大厅的沙发上，准备稍事休息后去上班，对出租车司机来说，晚上的生意是最好做的。

这时，你忽然留意到大厅书架旁的一把椅子，其中一条腿明显折过，椅腿下面垫了一块石块，还用白布包裹住了，看来是有人怕椅子摇晃临时做的支撑。

至于为什么你会留意到，当然是因为除了雕刻，基础的木工你也同样很感兴趣。
“雕刻……”
你突然有些心慌，想起口袋里那尚未完成的石雕。
你摸了把口袋，果然不见了。

而那块垫椅子的石块，怎么看怎么熟悉。
你能清楚看出那石块上雕刻的人像，可它现在却被白布缠在短一截的椅子腿上，活像刚出土的木乃伊。

“这到底是谁干的？！”

转天傍晚，在大厅里，纳芙蒂蒂大发雷霆，因为有人竟在那个棺椁上……晾袜子。
且人像的每一根手指上都挂着一只不同颜色的……袜子……

这还是纳芙蒂蒂第一次被这样羞辱。

“放肆！！！”

她堵住小丑准备要个说法，很快又围上了其他的人，他们像在抱怨，又像在投诉，内容各不相同，这让你想起自己那被绑成木乃伊垫在椅子腿下的石雕。
你想问问小丑，究竟谁才是那个捣蛋鬼？

小丑被你们扰得不胜其烦，索性站上桌子，挥舞着双臂：“一个一个来！先写下自己遗失的或是出了问题的物品！别着急！我来帮你们解决！”



任务：

1. 在小丑发下的纸上，写下自己被恶作剧的物品，弄清楚“石雕”用来垫椅子腿的原因，找出捣蛋鬼。
2. 如果发现自己好心办了坏事，在没有确凿证据前，请不要承认。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有趣的人们

这场闹剧有如万圣节的尾巴，虽然问题没能解决，但每一位客人都获得了小丑精心调制的饮品作为补偿。
为了适应不同客人的口味，小丑还特意在阿尔芒和女王的饮品中加入了朗姆酒。
结果他们两个不出意外地又喝多了。

之后的十几天，大家因为住在一起，愈发熟络起来。

女王经常会拍着你们拿回来的金色棺椁说，这里面藏着她复国的梦，等她的帝国恢复了，就给大家加官晋爵，罗素是大祭司，珂莱蒂是维西尔（法官），斯黛拉是史官，阿尔芒去给她修金字塔。
除了你，没有人理解她那与生俱来的高傲，因为他们不曾陪她度过千年，不曾见过她最初的样子。
你一直保持着缄默，但他们都不再惧怕你，还夸你是好好先生。
你也没做什么，只是修修家具，做做饭罢了，你不需要他们的帮忙，女王也从不会进厨房。

“万一割伤了怎么办？我只有在为子民求雨和祈福的时候，才能勉强流一滴鲜血，我的身体里流淌的可是古埃及贵族的血！”她总是这么说。

你表示赞同，更何况，只要有你在，就绝不可能让她流一滴血。

不过有次她一时兴起，要请大家吃烤肉，拿出了圣器太阳神铜币，说是能释放火焰，但她许久不用，早就忘记了该如何操控。
结果别说烤肉，整张桌子都化成了木炭，
从此，她再也没提过请客吃饭这事儿。

说来你难以想象，斯黛拉这样可爱开朗的女孩，竟然是嗜血的狼人。

她每天都穿着漂亮的碎花裙，又是那么喜欢阳光与鲜花，和电影里描述的狼人大相径庭。

原来她每晚的身体不适都源于狼人的特性，一到天黑，就会浑身发抖，必须尽快入睡，这样的体质还真是有些奇怪。

但对于阿尔芒是吸血鬼的事情，你们倒是不怎么惊讶，他似乎一直都在戴隐形眼镜，他本来的瞳孔是红色的。

苍白的皮肤，红色的眼睛，这和电影里的吸血鬼一模一样，只不过他过于活泼，失去了吸血鬼的高冷。

他经常在天亮前，为斯黛拉沏好最新鲜的蜂蜜水，你有几次醒得早，刚巧碰到他将蜂蜜水放到斯黛拉的门前。

你能看出他们之间的暧昧，但这昼夜的分离的确令人神伤。

罗素呢，相处久了才发现，他就像个孩子，酒店里再稀松平常的物件都能引起他的注意，特别是发胶发蜡，他总想试试看，尤其是珂莱蒂在的时候。

这些东西，你作为活了三千年的古人都不好奇，可他却像是从没见过。

还有一次，他竟被自己从铜盘里照出的怪样笑得不行，你们奇怪地问他，难道没见过哈哈镜吗？

他摇了摇头，反问你们什么是哈哈镜。

你们不禁可怜起他来，在教堂长大的孩子，想必拥有一个相当寂寞的童年。

当然还有件事同样值得可怜，作为神父是不能娶妻的，这意味着他和珂莱蒂注定没有结果。

而珂莱蒂，自从你们知道她有魔法之后，都很想见识一下，可她却说这种能力不能用来炫耀，只有帮助别人的时候才能奏效。

结果有次马虎的小丑端着杯子下楼时差点儿摔倒，珂莱蒂赶紧使用魔法，幸运的是她成功了，不幸的是好像用错了对象。

杯子稳稳地悬在了空中，而本没有摔倒的小丑却因为惯性顺着楼梯滚了下来，如同保龄球一般精准打碎了老板最喜欢的花瓶。

小丑也因为骨折住进了医院，你们清楚地记得他被担架抬走时，还想竖起唯一没有骨折的大拇指。

从此，小丑开始了他的不带薪休假，好在伤势不重。

因为不会使用手机，他常写信回酒店，想必一个人在医院实在无聊，还在信的最后嘱咐你们多给他回信。

说来也奇怪，现在竟还有人不会使用手机，就连女王这样讨厌现代科技的人，都有自己的 ins 账号，虽然只有五十八个粉丝，其中四个是强迫他们几个关注的，还有一个是空白头像，账号名是乱码的你。

一直住在酒店不是长久之计，你为女王找好了新的公寓，找了个白天，驱车带她看房。

路上她看见广告牌子上正宣传一场音乐会，扬了扬下巴对你说，“我要去看。”

你知道她对现代音乐并不感兴趣，她在意的是广告右下角标注的“音乐会结束后有精品酒会”。

你们回到城区时天已经黑了，她在副驾驶睡着，你为她盖上毯子，下车去裁缝店取她新做的衣服。

店老板是位优雅的老太太，她好奇地打量着你，看了好一会儿终于忍不住开口，“或许有些冒昧，但还是想问您一句，您夫人为您定制的西服是否合身？”

你突然语塞，“我的……夫人……”

你没想过自己会这样称呼纳芙蒂蒂。

老太太接过了话茬，缓解了你的尴尬，继续说道：“是您的夫人定做的，她来时就说过，她的爱人很高，有六英尺两英寸，健壮又俊美，最不喜欢亮色。今日一见，她果然没有夸大，您甚至比她形容得更加英俊。”

“她说，我是她的……爱人么？”你知道这样追问很失礼，但你太想知道了。

“是啊，”老太太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回到车上，纳芙蒂蒂正在旁边安睡，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将她映衬得十分温柔。
你的心中，似有烟花盛放。

到了公寓，你扶她走进房间，新公寓装修得过于现代，明显不符合她的审美，但你相信自己能再次打造成旧时宫殿的样子。
她躺在床上，手背搭在额头上。
“我想安静两天，这两天别来烦我。”

透过她手指的缝隙，你能看见，她的视线正看向天花板。
不等你回答，她继续说道，“我要休息了。”

你只好点了点头，无声地退出房间，关上了房门。

坐在狭小的出租车内，你百思不得其解，不断思索着自己究竟哪里惹她不开心了。你为你们之间的冷战苦恼，却发现远处有人向你招手，你将车停在路边，想要告诉他你已经收工了。

可他没礼貌地拉开了门，坐到后排并摘下了帽子。
从后视镜里，你发现他穿着一件棕色风衣，头发稀疏，左脸有一块疤痕，鼻子又小又翘，看起来十分滑稽。

你想赶他下车，他拿出一张百元钞票放在副驾驶上。
“阿努先生，我知道你是个可怕的……生物。”
他漫不经心地说着，但你能感受到，这句话蕴藏的危险。

“这或许冒昧，但我的确知道你和你主人的底细，还知道你们一起打劫了大英博物馆。”

你死死盯着他，但凡他敢威胁你，你就能立刻要了他的命。

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我已经把事情压了下来，只是没有感受到您和女王的谢意。"

你没有回答，他接着说道："阿努先生，我知道您是个好人，从来不会主动去做那些危险的事情，您很遵纪守法，我十分理解。全是您的女王陛下犯的错，她确实不适应现代人的法律。"

"所以你想说什么？"

"阿努先生，我可以给您一个合法的身份，比如伦敦公民的身份，您可以选择做任何工作，而不是当个黑户，只能在这里开出租。"

如果有了合法身份，就可以做其他的工作，没准你凭着之前雕塑的技艺，能当个设计师，设计师比开出租赚得多，说不定纳芙蒂蒂会愿意和你一起生活在现代。

你心里飞速掠过各种各样的可能。

"代价是什么？"你问。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用手抠了抠自己的脸，"那个……当然是，当然是希望您与纳芙蒂蒂女王撇清关系。"

你停下了车，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愤怒，你让他立刻下车，他笑了笑，无赖般地冲你伸出手，"找钱！"

你从抽屉里拿了九十英镑给他，他拉开门，走进巷子，消失在夜色之中。

你并不在意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但如果他敢再威胁到女王，你会找到他，并撕碎他。

可从那之后，他再也没出现过。

深 海

女王不再需要你的第三天，你如往常一般在卫生间洗了把脸，又从便利店买了一杯热美式，回到出租车上，路边有个快要迟到的上班族正冲你招手。

你把车停了下来，他的样子很不耐烦。
“快点，该死的，我要迟到了！”

你默不作声，这样暴躁的乘客你见过太多，但在作为出租车司机的时候，你向来温和。

他拉开副驾驶的车门，正要坐进来，突然一只黑色高跟鞋狠狠踢在了那个上班族的屁股上，那可怜的男人在地上滚了半圈，倒在路边。

“滚开，是我先来的。”

那傲慢的声音你再熟悉不过，是纳芙蒂蒂。
她穿着黑色貂皮大衣，戴着金色的项圈，拿着她的眼镜蛇权杖。
她款款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这和她的跑车不同，座位很窄，放不下她的腿。
于是她把座椅调平，腿搭在中控台上，瞥了一眼旁边一脸惊愕的你。
“怎么？不可以么？”

那个上班族满身擦伤，站在车外喋喋不休，说要举报你，你笑了，无所谓地对着他摊了摊手。
“的确是她先来的。”

你发动了出租车，计价器传来提醒，她用权杖一把将其敲碎。

沿着街区你一直开，开上了高速公路，一路开到了海边。
她摇下车窗，海风吹进车里，味道咸咸的。

“停车。”她轻声说道。

你慢慢停下车子，她打开车门，走到沿海公路旁，像是有什么心事，一言不发，静静地看着大海。
“阿努，你曾经向我宣誓，会用生命保护你的王。”她背对着你，你看不见她的表情。

“至死不渝。”你松开方向盘，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她转身看你，眯起眼睛笑了，海风吹乱了她乌黑的短发。
“那你呢？西斯奥丁。”

西斯奥丁，那是你没有成为侍卫之前的名字，也是你真正的名字。
可现在，你却对那个名字感到无比的陌生。

说罢，她张开双臂，仰头跌下公路，坠入大海，掀起一阵浪花。
你愣住了，发疯似地跑下车，找到她坠落的位置，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
冰冷的海水包裹住你，你睁开眼睛，一刻不停地寻找着她。
她正在缓缓下沉，距离你只有一步之遥，你拼命向她游去。
她闭着眼睛，任凭海水将她推往海底。

终于，你碰到她了。
她看起来状似昏迷，你将她一把抱在怀里。

可下一个瞬间，她回抱住了你。
她的眼泪变成泡沫，升向海面。

你明白了她的意思，两个横跨人类文明的不同阶级，只有在此刻才能相拥。
大海没有声音，波涛吞没了秩序，两朵不同的涟漪相互交织，海神将为你们永远保守秘密。

“阿努永远保护着女王，西斯奥丁永远深爱纳芙蒂蒂。”

快要入冬的海滩，游客寥寥无几，海浪拍打着礁石，你抱着她走出了大海。
她咳了几口海水，睁开眼睛看向你。
“你买的公寓太大了，我一个人住不习惯，所以，我为你收拾出了一个房间。”

生在古埃及宫殿的女王，曾经卧房的阳台能装下整个公寓，她怎么会嫌大呢。
她让你别去打扰，原来是在亲自为你收拾房间。
你的眼眶一热，胸中酸胀难忍，数千年来，你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你真想告诉她，这几千年来的孤独和痛苦，可你不能。

你点了点头，她坐回副驾驶，你们回家了。

那天之后，你开始从酒店向公寓搬运纳芙蒂蒂的行李，住在她为你打理好的房间，你们默契地没有提起海边发生的事。
虽然你们都知道，有些事情变得不一样了。
衣柜里是一排她为你买好的衬衫和西服，都是崭新的，连吊牌都没有摘，看起来就价格不菲，却意外贴合你的身材，袖扣和领带的配色也很低调，和她以往的奢华风格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她像是有意在向你的审美妥协。

每天清晨你们都会共进早餐，她一边说着“我不爱吃蓝莓”，一边把自己碗里的蓝莓挑出来放进你的碗中，幸好那是你最爱吃的水果。
可等到下一次去超市时，她还是会冲到生鲜区买上整整一箱蓝莓。

你们常去逛宜家，她累了就倒在懒人沙发上不肯走，于是你只好连她带懒人沙发一同抱起。

你们会在晚上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影，她偏爱老电影，尤其是和她有关的传记电影，有时候看到一半，她会突然暂停，指着电视里的伊丽莎白·泰勒问你“她好看，还是我好看？”

你看着近在咫尺的她，只是笑，但并不作答。

你没有低下头，没有恭敬地鞠躬，那一刻，她不再是女王，只是你触手可及的爱人。

哪里，会有人，比她更好看呢。

一周后，行李终于搬得差不多了，纳芙蒂蒂决定和你一起来酒店看看。

说实话，你有些爱上了和大家共处的时光，可惜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其他人也要离开了。

或许今晚，就是你们留在酒店的最后一夜了。

月月剧本社

任务：

1. 你独自呆在房间，突然回想起你曾答应过小丑要给他寄信的事情。

这是一张刮画明信片，请用笔画出或写下你和纳芙蒂蒂经历过的最有趣、最难忘或最浪漫的事情吧，小丑看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全程独自创作，谁也不要偷看哦～

2. 这是你们在酒店的最后一晚了，有什么对大家的祝福，不妨表达出来吧。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月月剧本社

晚宴上大家推杯换盏,纳芙蒂蒂笑得很开心。
你注视着摆放在大厅中伊塔的棺椁，眼神中充满了敌意。

“伊塔，我发誓。”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会，亲手将你撕碎。”

时间就像永远只会前进的齿轮，命运推动着时间不断向前。
任何人都无法反抗命运，你，也只不过是被摆布的棋子，

命 运

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是距今三千年前的传奇帝国，
你的名字叫西斯奥丁,住在首都阿玛纳附近的小村庄,你是父母的第十四个孩子,小时候的你英俊、聪明，父亲对你偏爱有加，但这遭到众兄弟的嫉妒，于是在你十岁时，他们用计将你卖给贵族，从此你沦为奴隶。

你被送去开采花岗岩，为建造金字塔提供石材，日复一日，长达五年时间，你都这样虚度着。
时间消磨了你的意志，贵族们并不需要有思想的奴隶，你们是天生的木桩、是绳索、是台阶。
一个人只有一种命运，但你的人生，神明自有安排。

十五岁时，你被大臣伊塔看中，送到他私人的角斗场，那是伊塔为了取悦贵族特意建立的，因为贵族们把角斗当作忠诚和勇气的象征。
角斗场不大，却总是人满为患。

最开始是两人对战，日益发展为混战，有时你们甚至会和从外域带回的异兽决战。
场外是葡萄美酒夜光杯，场内是终年清洗不掉的血污。
你们互相残杀如同野兽，以忠诚为名不断苟延残喘。

数场之后，你有了些名气，因为你沉默少语，他们称你为“失语者”。

可每到夜深，你常辗转难眠，噩梦萦绕。
你用捡来的小块石灰岩创作石雕，五年来的奴隶生活，让你学会了一些雕刻技术，也见识过庙宇中供奉的神灵石像，你希望神灵能让你摆脱噩梦。
那些大小不一的雕塑，藏在铺盖下，可你从未雕刻过他们的五官。

工匠雕刻的神灵面貌各不不同，就像是每个人的命运。
而你的命运需要更多时间琢磨。

直到十八岁那年，法老王去世。
王后为了延续王朝血脉，便让唯一的公主与贵族联姻，以顺承法老之名。
订婚典礼当天热闹非凡，全阿玛纳城的民众都来庆贺这旷世庆典，喧嚣与热闹顶破了埃及的天。

负责看管角斗场的守卫被调配到现场维持秩序，你因此抓住这次机会逃跑。
你赤脚翻过围墙，越过屋脊，跑，你拼命地跑，可你的大脑一片空白，你不知道自己能去哪。
你躲在看热闹的人群中，但人群像潮汐一般，你被活生生挤到了最前面。

浩浩荡荡的护卫队从人群中央经过，身穿白衣的护卫二十人一行，纵队根本看不到尽头。
人们的欢呼声如同海浪般从远到近，你看到百人推动的婚车中有一个人躺坐在那里，身后是成吨重的纯金神灵雕像。

随着她的靠近，你看清了她的轮廓，她昂着头，是那么骄傲，深棕色的眼影和小麦色的皮肤相得益彰，五官精致得如同最伟大的雕刻工匠精雕而成。
她戴着金色的蛇形王冠，腰系圣甲虫腰带，手拿眼镜蛇权杖，雍容华贵，风光无限。

你被这惊世的面容震撼，一瞬间你忘记了要逃。

呐喊的人群中，你安静地看着她，她明明离你有百步远，却好像在人群中看向了你。
你愣住了，像是被捏住心脏，不知所措地看着她。
这是你同她的第一次对视。

回过神来，车队已经走远，人群慢慢散去，你看了看自己，身上布满污渍，脸上脏兮兮的，有那么一瞬间，你忘了自己是逃犯，是肮脏的奴隶。

那次逃跑失败了，你最终还是被抓了回来。

毒打是不可避免的，但迫于你的“名气”，他们没有打死你，只是将你单独关押。
两天后你被放了出来，伊塔看起来心情不错。

听说那原本要与公主结婚的贵族突发恶疾，骤然离世，结婚大典取消。
没过多久，王后驾崩，公主即位成为法老王，相较其他文明，古埃及的女性地位很高，大家从善如流地接受了这样的结果。

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参加角斗，你以为这是伊塔的失误，但“好戏还在后面”。

那一日，你再度被安排角斗，走进角斗场内，你眺望观看台的中央，再次看到了她，法老王纳芙蒂蒂，她显得英气了许多，严肃、庄重又带有一丝慵懒。

你的对手是三只异兽，这是伊塔特意为你准备的礼物。
那三只异兽足足饿了三天，与其说是角斗，不如说是一场狩猎。
决斗开始后，每当你要放倒其中一只，另外两只便会袭击你的身后。
场外是呐喊声，纳芙蒂蒂面无表情地看着你。

你皮开肉绽，狼狈不堪，大口喘着粗气。

鏖战过后，还剩下两只，但你已经精疲力竭。

那两只异兽在你面前交错徘徊，伺机发起最后的冲锋。

你的右手已经提不起弯刀，异兽瞅准时机向你扑来，你无力抵抗。

你闭上眼睛，等待死神降临，拿出你的心脏，称量你的功过。

突然，一股温热的血溅在你的脸上，你睁开眼，发现一只异兽的脊柱上插着一支金色的长矛，而另一只被吓得到处乱窜。

观看台的中央，女法老王纳芙蒂蒂，依然保持着投掷的姿势，她身后的护卫手中少了一支长矛。

她直起身，眼神里是无尽的高傲。

“他以后归我了。”

她指着地上的你，语气中没有任何感情，却有着让人无法抗拒的魔力。

伊塔上前打算阻止：“可，陛下，他是……”

“你有什么意见吗？”

“不敢。”

她从死神的手中把你救下，她救了你，一个卑微的奴隶。

命运把你带到另一个地方。

就这样你被她带进了王宫，她让王宫内的医师为你治疗，**医师从你的伤口处取出一块金色的碎片，看得出来那是女王扔出的长矛尖端的一部分，或许是在刺穿异兽后破损飞出的。**

医师本想扔掉，你却执意留下，做成了项链，戴在脖子上。

之后，你便接任了护卫一职。
任职那天，你跪在她的面前，宣誓为她效忠一生。
她为你赐名阿努，从此，你的一生只为护她周全，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那天后，神有了轮廓，却更难下笔雕琢。

黄 金 墙

女王统治王国的前期，因为前任法老推崇的改革，造成旧势力贵族积怨已久，他们觊觎王位与土地，勾结外部势力同其他小国不断产生摩擦，为了王朝的稳定，女王常常需要率军出征，平定叛乱。
她驾驶着“永恒胜利”的马车，从未让她的士兵和民众失望过。
战争阶段，任何可能威胁法老王的隐患都要扼杀，你升为亲卫队队长，护她左右。
但有一次，你险些酿成大祸，一名叛军在假意投降后，竟向她掷出长矛。
千钧一发之际，你探身挡在她身前用弯刀抵挡，好在她毫发无伤，但切断的长矛，却刺伤了你的眼睛，一时间血流不止，你一声不吭，仿若无物。

她命令医师和祭司一定要医好你，最后你的眼球保住了，却留下一道难看的疤痕。
战争结束，回城途中，她坐在车上，四周被轻纱遮盖。
你在一旁，被一辆木车拖着，身上满是纵横的刀伤，鲜血顺着车辙印流下，你拒绝了医师的包扎。

你相信只要有她在，死神永远不能近身于你。
有你在，她也是一样的。

叛乱平息后，王国逐渐稳定。
偶尔闲暇，作为“奴隶艺术家”的你依然热衷于老本行，这次你准备做一个法老王的石雕。你有意收集一些制作材料，但能力有限，毕竟这不合规矩。
你想讨她欢心，但也不全是，你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
你只是想把这个作品献给她。

就在你即将完工的时候，已是辅政宰相的伊塔，向她求婚了。
他带来了自己全部的亲兵，搬来一座女王的纯金半身雕像。

“我敬爱的女王，请让我为您分担，哪怕付出我的生命。”
伊塔单膝下跪，深情告白。

他出身贵族，拥有正统血脉，在她登上王位后，伊塔一直为她奔走发声，压制旧贵族的蠢蠢欲动，她没有理由拒绝。
你的女王坐在纯金打造的王座上，单手托腮，眼神一如平常，依旧冰冷高傲。
像是沉思了一会儿，她微微颔首。
一时间，宫殿内的欢呼声不绝于耳。

唯独你笑不出来，那种感觉像是被一把带钩索的箭刺穿了心脏。
你把那尊还未雕出面目的石雕藏了起来，除此以外一并藏起的，还有自己那颗不安的心。
你知道，石灰岩做的长矛永远无法击穿黄金围墙。

叛 乱

婚礼前，女王和伊塔在宫殿的阳台上共进晚餐，你来回巡视，不时眺望着远处修缮完成的金字塔，夕阳的余晖落在金字塔的另一侧，金色的斑点萦绕在塔顶。
王宫里流传着一个传说，都说上一任法老下令让大祭司研究不老神药，为了让神迹得以显现，还命人建造金字塔作为存放肉身的容器。
就因这传说，你开采了整整五年花岗岩。

女王正眺望着远方，浅酌了一口杯中的葡萄酒。
紧接着，她忽然倒地不起，紧闭双眼，嘴角流出鲜血。
你大喝一声，正要上前，却被人牢牢抓住手臂，将匕首刺入你的后心。

伊塔云淡风轻地起身，大祭司从黑暗中走了出来，站在他的身旁。

这是一个阴谋，他从一开始在意的就只有王位和长生不老的秘密。
他责怪大祭司，要不是他想到拿女王试验那不老神药，现在躺在地上的就是自己了。
大祭司反驳他太过心急，等成为国王后，再让女王试药也不迟。

两人争吵起来，完全不顾倒在一旁的女王，你使出全身力气，挣脱叛军的束缚，向她爬去。
伊塔这才注意到你，踩在你的身上，“我倒是忘了你，你这肮脏的奴隶。”

匕首再次刺入你的后心。
“去死吧！”

寒意包裹着你，鲜血渗满花岗岩，你挪动着身体，拼命爬到她的身边。
看着她面无血色的脸，生平第一次，你流下了眼泪。
“死神啊，求你救下她的性命，让我杀尽这些叛徒，我愿意献出我的灵魂。”
……

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明明暗暗，朦胧不清。
“这可是你说的。”
……

交 易

你感到身体在下坠，睁开眼，四周很暗，弥漫着青绿的雾。
雾气从你的面前分开，成了一条路，通向一个巨大的天秤，那是死神阿努比斯的领地。

传说人死后，灵魂进入冥界，阿努比斯会测量死者心脏的重量，并和一根纯洁的鸵鸟羽毛比较，用来决定是获得永生，还是被怪物吞噬。

死神的声音从上方传来，他并不在意你那肮脏的灵魂，他更希望看到些“有趣”的事情发生。
“与神作交易，是有代价的。”

你想复活她的命，就要接受诅咒产生的生不如死的痛苦。
你想拥有保护她的能力，就要保持缄默，不能告知她真相。

迷雾褪去，纳芙蒂蒂的灵魂站在天秤前，神情恍惚，面容呆滞。
“做出你的决定吧，阿……努？”

你神情坚毅地站在女王面前，牵起她的手转头离开，没有丝毫犹豫。
你的神，不能就这样草草结束生命。
身后的天平逐渐消失在迷雾中，远处传来死神的笑声。

陪 伴

你猛得睁开双眼，发现自己回到了现实，她面色红润，像是睡着了。
死神果然说到做到。
一团团黑色烟雾钻入你的体内，你化身为人身狼面的诅咒战士，伊塔的叛军被你屠尽，包括大祭司在内。
鲜血溅在你变身后的黑色皮肤上，夕阳的余晖逐渐消散。

伊塔狼狈地跑进宫殿，你怎么会放过他？
你咆哮着走向他，女王的亲兵终于赶来，伊塔谎称是你杀害了女王，那些曾与你并肩保护女王的兄弟，毫不迟疑地用长矛指向变成怪物的你，你有口难言。

气急败坏的伊塔命令火攻，无数火把扔进阳台，你为了保护还在昏迷中的女王，从阳台跳下。

一时间，整个阿玛纳火光冲天，你一路护着女王，身后插满长矛与短刀，即使有神力，也难敌围攻，你渐渐体力不支。
但你咬牙再次冲破包围，朝金字塔奔去，你奋力推动数吨重的石门，除你以外，无人能打开大门。
无人，能伤害她。

你把女王放进为法老王打造的金棺里，轻轻抚摸着她的脸。
伊塔在门外咒骂你，说要不惜代价把这里掩埋，将你们埋葬在黄沙之中。
“随他去吧。”你的眼中只有熟睡的女王。

“我会保护你，直到千年万年。”

你合上金棺，坐在一旁。
时间从此不存在了，只剩下无尽的黑暗。
陪在你身边的，除了沉睡的她，只剩下那个随身携带、没有面目的石雕。
诅咒之力的反噬折磨着你，你撕烂自己的皮肤，又重新长出新的。
你一个人在孤独和痛苦中，度过了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

“我第一眼见到你时，你就把我的心带走了。”
“你是救赎我的神，我不允许你有任何差池。”
“我会永远爱你，直到我不再被神灵青睐，直到世界毁灭。”

混沌不断，却总有尽头。

直到那群考古学者来到金字塔内，你才终于能唤醒她。

她醒来后也曾询问你发生了什么，你想要开口。
可无云的夜空传来一阵闷雷，你知道，这是死神在警告你记得与他的约定。

这是你第一次向她撒谎，你谎称那天女王突发恶疾，伊塔只能命人拿来不老神药给她服下，放入棺椁，等待着奇迹出现。

她相信了，笑得有如少女。
你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那我们走吧，阿努。”
“遵命，我的‘陛下’。”
……

夜 访 吸 血 鬼

2013 年 平安夜

那是你们刚到伦敦的时候。
新世界的人类有自己的交通工具，不是马或骆驼，而是汽车。
你们拿着赚到的钱来到汽车商店，女王选了一辆黄色的甲壳虫汽车，你知道，这让她想到了圣甲虫。

好在你对开车很有天赋，根本不需要练习，当然也没有获得驾驶证，你带着她驰骋在伦敦的街道上。
你们始终没有棺椁的下落，她很不满，整日在酒吧借酒消愁，在新世界她唯一看得上的只有酒。
你不太能喝，偶尔劝她少喝一些，她嫌你扫兴，干脆把你轰出去守门。

你躲开霓虹，找了个能看清酒吧内部的角落，点燃了一支香烟。

常理来说，现在酒吧里应该传来她喝醉后摔碎酒杯的声音，可现在里面只有音乐的嘈杂声，你有些不安。
抽完烟后，你走进酒吧，里面人头攒动，她不在吧台，更不在舞池。
酒吧的后门大开，你从人群中挤了出去。

穿过大门是一条漆黑的后街，有个人看起来很奇怪，他扛着一个巨大的麻袋。
麻袋不停扭动着，上缘露出了一点红色，那是女王的高跟鞋！
你快步上前，想要拦住他，可诡异的是，他竟长出了翅膀，瞬间飞上了天。
你一时间心急如焚，只好快速绕回酒吧门口，驾驶汽车追赶。

你恨自己的疏忽，初来乍到，竟又让女王陷入危险之中。
可恶的是，当你把车开出来，他早已没了踪迹，你一边开车，一边注意着天空。
直到开过一条寂静的街区，你再次看见了他，可此时他手中已经没有了麻袋。
忽然他极速下降，像老鹰抓兔子一般，冲着街上一个小女孩俯冲而去。
又是用麻袋，他轻易得手，你拼命加速，可你不能撞过去，否则那个小女孩也会有生命危险。
一个急刹，你停在那人身后，他发现了你，再次起飞，你伸手去抓他，却再次落空。
你赶紧上车，紧紧跟在他身后，这次，你不能再跟丢了。

只见他飞离城区，穿过树林，来到一座破败的欧式古堡前，随后没了踪迹。
你来不及慢慢侦查，只能咬紧牙关，一个急加速，冲着紧锁的木质大门冲了过去。
“轰”的一声，汽车撞进古堡，停在大厅，前脸凹陷了下去。
霎时四周扬起木屑与灰尘，古堡内有些红眼睛的怪人们盯着你，你视若无物，一心寻找你的女王。

她就在大厅，正双手被绑，跪坐在角落，嘴被一个肮脏的手绢堵住，女王，她竟然被迫跪着。
你青筋暴起，咬紧后牙发出声响，你已经气愤到了极点。

你走到她身旁，单膝下跪，拿出塞在她嘴里的脏手绢。

你注意到有眼泪在她的眼眶中打转，你更加愤怒，从前，哪怕再艰难的战争，她都不曾落泪。

“阿努，一个也不要放过。”

“遵命，陛下。”

你化身为狼头人身，与那些红眼睛的家伙扭打起来。

他们看起来苍白又瘦弱，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

你手上攥着一个，脚底踩着一个，他们发出绝望的嚎叫，“听我说，我们也是按指令行事……”

你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初衷，只是一味撕咬，并拆掉他们的翅膀。

女王也不甘示弱，手拿火把，站在桌上痛击那些人的脑袋。

她手中的火把不小心点燃了窗纱，一瞬间火光冲天。

那些溃败的家伙们害怕火，向走廊跑去，你追了上去，却找不到人了。

这时你注意到其中一个房间，屋里堆满了瓶瓶罐罐，与一些看起来诡异的怪物标本，桌子上散落着一些文件，上面标画着密密麻麻的文字，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几张你和纳芙蒂蒂以及那个被掩埋的金字塔照片。

这时身后一只吸血鬼出现在了走廊，抓住了一个小女孩的脖子，你上前去抓住他的脖子，让小女孩成功逃脱。

火势慢慢从大厅蔓延到整个建筑，女王向你发出号令，“阿努，我们该走了。”

于是你们一起坐上那辆没有了“鼻子”的甲壳虫，好在它还能启动。

你们离开了那里，后视镜里是漫天大火，伴随着一声爆炸，古堡归于平静。

这都是他们自找的。

这，就是古堡失火那夜发生的一切。

从那天起，你对女王寸步不离，哪怕你不喜欢喧闹，也不擅长喝酒。
不知为何，倒数成为了一种你们心灵间交流的信号。
“3. 2. 1。”
无论何时，只要她开始倒数三个数，你就会立刻出现在她的面前。
就这样，你们在伦敦，生活了九年。

这时，一块靠近大厅天花板内侧的墙皮脱落下来，落到纳芙蒂蒂的汤碗中，她立刻抱怨起来，打断了你的回忆。
你们抬头看去，**墙皮脱落的部分，露出焦黑色的砖墙，看起来像是被火烧过一般，部分砖体上还能看到清晰的抓痕。**
你忽然想起九年前去的那间古堡，同样位于伦敦远郊的森林之中。

“这块墙皮怎么又脱落了？”
小丑看见后，抱怨地说道。

任务：

1. 确定拉菲酒店和古堡之间的联系。

2. 和大家分享在古堡中你遭遇的一切。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酒过三巡，大家半躺在沙发上，壁炉中的柴火烧得很旺，火光摇曳着，舒适的温度让人有些昏昏欲睡。

斯黛拉因为狼人的体质开始瑟瑟发抖，大家都劝她早些休息，可她仍不肯走，你知道，她想和阿尔芒多待一会儿。

珂莱蒂为她披上大衣，阿尔芒不断地给壁炉添上新柴，你还以为吸血鬼都很怕火，看来并非如此。

纳芙蒂蒂向他们滔滔不绝地描述着古埃及曾经的壮观景象，她的脸上泛着红晕，神情依然骄傲，你知道的，她又有些喝多了，但今天就算了。

罗素神父在一旁紧握着十字架，听得很认真。

你本不喜欢酒，但你今天第一次发现，原来和朋友一起喝酒，是这么放松愉悦的事情。

这个世界有太多神秘的奇迹，象征着太阳的 Ra（古埃及的太阳神），他的光芒太过耀眼，灼伤了热爱太阳的信徒。

有些人沉睡千年，不见旧时帝国，有些人孤独地生活百年，站在阳光背面。

有些人生来无法拥抱天赋，却得接受天赋伴生的痛苦。

有些人生来善良富有正义，却被旁人说成是执拗的怪胎。

有些人身为奴隶，却拥有了最平凡的快乐。

这古怪的世界，多数人追求现世幸福，少数人祈求生来完整。

“好在过了千年，我们依然能在此刻感受到慰藉。”你喃喃自语。

小丑送来好喝的甜酒和暖和的毯子，大厅中央的时钟开始报时，回响低沉，让人昏昏欲睡。

新的一天，阳光熹微，小丑说阿尔芒在夜深时独自离开，斯黛拉听后有些落寞。

你们一一向小丑告别，约定在平安夜的时候，再次相聚。

你们驱车行驶在高速上，风有些大，纳芙蒂蒂揉了揉眼睛，随意地打开抽屉，想拿出墨镜，却发现了那个石雕。

“这是什么？”她问你。
“一个石雕罢了。”

“为什么没有脸？”
“因为还没雕完。”

“这玩意儿很难吗？你雕了多久？”
三千年，已经雕了三千年。

你笑了，“没多久，才雕了一个月。”
“那记得雕好之后给我看，”说完，她将石雕丢进了抽屉，转身下了车。
你跟在她身后，终于想好了要为石雕添上怎样的一张脸。
英气的眉毛，高挺的鼻梁，饱满的双颊，丹霞般的嘴唇，以及……闭着的眼睛。

那是纳芙蒂蒂，在深海中的样子。
也是你唯一真正拥有她的片刻。

馈 赠 与 我 ， 掠 夺 于 她

为了她想看的音乐会，你熬了几个夜，还是没能在网上抢到票，最后只能从票贩子手中买了两张高价票。

到了音乐会那天，你早早换上了棕灰色西服站在门口，而她从房间中走了出来，金色的长裙，夸张的耳环，十厘米的高跟鞋，浓烈的烟熏妆，美得肆意又张扬。她看到你穿上西装的样子有些惊讶，你躲避着她的眼神。

可她却挽住了你的胳膊，你感觉到被她触碰的地方都烧了起来，耳朵也红了，好在她没有发觉。

这挽胳膊的场景异常熟悉，你在努力回想。

嗯，像是那些烂俗的家庭剧中，恋人之间常有的互动。

恋人……吗？

音乐厅门口，女王像往常一般，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情况下，见了她这副艳丽而金光闪闪的装扮，保安会默认她是主办方请来的特殊嘉宾，不仅不会阻拦，还会让到一边，为她开路。

然而这次，年轻的愣头青门卫竟然将她拦下，希望她能出示门票。

你立刻从善如流地拿出两张门票，递给了门卫。

门卫看过之后，检票撕下，又将票根还给了你。

“你这是在干什么？！”她有些气愤。

你微微低头，“我提前买过票了。”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你一眼，没再说话。

音乐会刚开始不久，她就打起了瞌睡，你怕她着凉，将西服披在她的身上。

这么昂贵的票价，不听太过可惜，你独自认真听着台上演奏的交响曲，还伴随着音乐轻轻摇晃着脑袋。

正听得入迷，肩上忽然多了一些重力，你侧过头，发现纳芙蒂蒂正靠在你的肩膀上，闭着眼睛，睡得香甜。于是你不敢再动，生怕吵醒她。

音乐会后，酒会如期而至，纳芙蒂蒂来了精神。

尽管可以喝的酒不多，还都是难喝的烈酒，她还是点了两圈，喝得酩酊大醉。

服务员见她醉了，不敢再上酒，她拍着桌子让他快些上酒，如果不上，“就让阿努把你的头拧下来”。

你忍俊不禁，赶紧在一旁打圆场，刚把服务员安抚好，就迎面走来两个醉意朦胧的女孩，她们拿着手机，对你说，想要关注你的 ins。
你的 ins 没有头像，也从不发任何动态，甚至昵称都是假名。
你只关注了一个人。

你看了看旁边趴在桌上脸红红的女王，笑了笑，拿出手机，登上 ins，翻到你关注的那个人的主页，然后展示给那两个女孩。
上面正是纳芙蒂蒂戴着墨镜正在摆酷的样子。
“关注她吧，谢谢。”

你还没说完，就看到她摇摇晃晃地起身，拉着你的手走向舞池。
迷幻的音乐混合着酒精作用，她靠在你的肩头，肆意地笑着。
“我们终于可以回去了，在这个新世界，恢复我的帝国……”

听见这句话，你脑海中警铃大作。
这意味着，她要做出那个决定了。
如果她将伊塔唤醒，就会得知数千年前的骗局，到时候，她能承受么？

你看着她，过了好一会儿才苍白无力地说：“这里也挺好的，如果不回去的话……我可以挣钱，我可以养你……”

她瞪圆了眼睛，一把将你推开，你能明显感受到她的怒火：“可我本来就该拥有这世间的一切，我的帝国，我的人民。我不甘心！”
音乐声太大，没有人听得到你们说话。
“可这一切已经不能改变了……”
那飘渺的王国幻影已经被现代人锁在了博物馆的橱窗里，她这么聪明，应该和你一样，早就清楚这无情的现实。

“那是因为你懦弱，你不敢和未知对抗，你……越来越像个可悲的现代人了！”

说完，女王就离开了酒吧，你眼睁睁看着她拦了一辆车远去，赶紧开上出租，想要将她拦下。

穿梭在城区街道中，你不禁有些失神，回想着纳芙蒂蒂同你之间的争吵。
“我，越来越像个……现代人了吗？”

你喜欢吃现代的食物，习惯现代的交通工具，习惯靠工作谋生，尽管伦敦的酒鬼很多，但这种生活，至少给了你生存的尊严。
你不是君王也不是大臣，只不过是一个活了数千年的奴隶护卫，你并不为此感到痛苦，只因你保护的那个人是她。
只是，现在的她是否还会这么想呢，你不确定。
无论怎样，她对旧王朝仍然存在幻想，现在不是说出真相的时刻。
这来自死神的诅咒之力，是你唯一可以保护她的方式，也是她在现世拥有“特权”的宽慰。

代 价

你没有追上她，只能匆匆赶回公寓。
九年前那场古堡大火之后，你再不敢离开她半步。

公寓的门虚掩着，你有种不好的预感，推开门后，发现客厅里乱极了。
纳芙蒂蒂正坐在地上，额头在不停地流血，白衬衫上沾满了血迹。

你单膝跪在她的身边，“是谁打的？”
一边问，一边拿来热毛巾为她擦拭血迹。
她推开了你的手，并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而是问你，“伊塔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的语气变得十分生硬，像是回到了以前对你发号施令的时候。

你了解她，她也同样了解你，你无法对着她的眼睛说谎。

想来她已经尝试过打开棺椁，发现了棺椁上封印的魔法，

你沉默许久，她向你逼近，“你不想说，是怕被我知道，你杀死了我曾经的爱人？”
爱人，原来她依然当伊塔是她的爱人，可她知道伊塔曾经对她做过什么吗？
如果不是伊塔，她怎么会如此痛苦，她差一点就死了！
可她，竟然还这么温柔地称他为“爱人”。

你不回答，拿来消毒碘酒，按住她的手，继续给伤口消毒。

“恭喜你啊，马上就不再是奴隶了。”
“伦敦的合法市民不是吗？我已经听说了。然后呢，你会找份体面的工作，再和一个漂亮的伦敦小妞谈恋爱吗？”她依然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你想起那个曾经找过你的乘客，看来额头的伤口，大概率是那个混蛋干的。
你觉得胸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怒气，这是纳芙蒂蒂几千年来，第一次受伤。
“不说的话，那你就走吧。”纳芙蒂蒂走到你的身后，背对着你打开了门。

你垂着头，“我不会离开，欺负你的人，我会杀了他。”
你说到做到，你一定会杀了他。

“是啊，你该杀了他，这是你作为我的侍卫，应尽的职责。但此刻，我需要你出去。”她顿了顿，“滚回你的车上去，现 代 人！”

“我的东西还没有收拾。”
“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包括你身上穿的这件西服！”

所以西服是为伊塔准备的对吗，是你自作多情，还以为她所谓的爱人指的是你。

“3，2，1。”她又开始了倒数。

以往，这是召唤你战斗的号令。
现在，这是喝令你离开的武器。

你抬起头望着她的眼睛，不可抑制地，流下了眼泪。
这是你第一次流泪。
你的嘴唇颤抖着，“我，爱了你，整整三千年……”
你要告诉她，你要她知道所有的真相。

可刚一开口，你就感觉到心脏像是被撕碎了一样疼痛。
你几乎寸步难行。
这是死神在提醒你，不要忘记和他之间的约定。

“是吗？我不想听，也根本不关心，来自奴隶的爱。”
她依然背对着你，声音高贵而冷漠，如同第一次见到你的样子。

原来，自始至终，都只是奴隶罢了。
你的身份，你以为松动了，改变了的身份，从来都没有变化。

比起违背誓言的疼痛，纳芙蒂蒂的话，更令你万箭穿心，心如刀割。
你慢慢地站了起来，躬着身子，离开了公寓。

那天之后，你将车停在公寓的背面，你仍然放心不下她，哪怕她不再信任你。你每天都待在车里，时刻关注着公寓的进出，那个混蛋没再来过。
而纳芙蒂蒂也没有出过门。

直到有天傍晚，你从后视镜中看了远处一辆开着远光的重型卡车。
起初你并不在意，可那辆卡车发动机传来的噪音越来越大，接着，它硬生生地撞向了你！

瞬间整个车厢被挤压，如同被踩瘪的易拉罐扭曲变形，你来不及反应，车体完全撞向墙面。

你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体，血不断地流。

你仿佛闻到了汽油的味道，车体开始燃烧，而你的意识逐渐模糊。

“好遗憾啊，阿努。”

那是死神的声音，他又来做什么呢。

等你再次睁眼，已经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你绑着绷带，看起来还活着。

医生表示你的命很大，活下来纯属意志坚定，他从没见过失血量这么大还能存活的人，这是奇迹，也好在有人及时为你输血。

多管闲事，你根本不需要治疗，你撕开绷带，伤口开始渗血，不顾医生的阻拦，你颤颤巍巍地走出了医院。

你要立刻回到公寓，你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那卡车明显就是冲你来的，他的目的究竟是你，还是你们？

你只希望，纳芙蒂蒂此刻能够安全。

可来到公寓，你发现她不在这里，那具金色的棺椁也已经不在。

“她去了哪里？”

你抬头看见日历，才今天是平安夜。

你这才忽然想起，你们都曾答应过小丑，要去菲尔酒店和他共度平安夜。

她从不轻易许诺，却常说君王一诺千金。

她一定在那里！

等你到了才发现，大家最近似乎都不如意，阿尔芒消瘦了许多，眉眼间生出了皱纹，额头竟有了白发，像是十几天里突然苍老了二十岁。

罗素依然披着那件常服，胸口绑着绷带，蓝眼睛失去了光彩。

珂莱蒂走路一瘸一拐，像是腿受伤了，脸色很差，看起来像是几天没睡觉了。

斯黛拉眼圈泛红，脸颊上全是泪痕，不再如往日那般阳光开朗。

而纳芙蒂蒂，她果然在这里，但脸色惨白，没有往日的精神。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月月剧本社

任务：

1. 大家似乎都遇见了那个穿棕色风衣的男人，不妨和大家分享讨论下见面的经过，他究竟想做什么？
2. 无论女王如何质问，都不能告诉她真相，因为这是你与死神做的交易。

月月剧本社

（当烛光亮起，即可翻开下一页）

不渝（向晚）

深夜的泰晤士河像正在熟睡的婴儿，而不远处街区的信号灯正微微颤动，街角有警报长鸣。

刺耳的声音令市民们无法入睡，辗转反侧，他们穿着睡衣走上街头，互相大声抱怨着，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一次出现这样长时间的警报声，还是八十年前，法西斯对这座城市狂轰乱炸的时候。

而这次不同以往，象征着危险的警报声不过是掩盖真相的帮凶。

远郊的森林深处，草木都化作焦土，大地颤抖，瓦砾横飞。

瓦砾之下，你们六人都受伤了，好在伤势不重。

爆炸的第一时间，是小丑将炸弹抛出了窗外。他也因此受了重伤，昏迷在地，珂莱蒂在照看他。

你们站在破败的酒店残垣中，耳边出现了整齐的脚步声，一束强光照在你们身上，下意识地，你用手挡住眼睛，却从手的缝隙中看到二楼之下的丛林里出现密集整齐的军队，正向你们逼近。

效忠于政府的特别行动队成员们身穿黑色制服，手拿“自由之国”配发的新式武器，正有秩序地前进，想要对酒店进行包抄和围剿。

天空中传来阵阵扇动翅膀的声音，受命于史密斯的吸血鬼军队，盘旋在你们上空。

森林深处传来了史密斯的声音，这个小人躲在暗处用扩音器指挥着部队前进。

“消灭这些怪物，为人类的明天，为世界的秩序，为了正义而战。”

史密斯堂而皇之地把你们放在了人类的对立面。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袭击，没有任何准备，一切都猝不及防。

逃跑是不可能的，你并不感到惧怕，只是这次不同以往，对方是更加训练有素的现代武装部队，你无法在保护她的同时，面对如此多的敌人。

生来不同，不是你的选择，对于人类社会的生活，你时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你何尝不想成为一个名普通人呢，让阳光下的拥抱更加自由，让孤独的人生拥有意义。

可他们却要夺走这一切，你与她之间还有误会没有解除，还有太多话没有讲，所有难以启齿的秘密都藏在了心里。

彷徨片刻，对方已然做出了攻击准备。

“小丑醒了！”珂莱蒂向你们喊道。

这时小丑已经遍体鳞伤，鲜血与灰尘弄花了他的装扮，他颤抖着举起了右手。

史密斯指挥着部队，随即下令开火。
那些武装部队没有丝毫犹豫，一瞬间，炮弹从四面八方袭来，如同雨点般在你们面前砸落。

一切都来不及了。

你挡在纳芙蒂蒂的面前，等待着炮弹炸开。

可就在这时，耳畔传来一声清脆的响指声，一颗红色气球缓缓升起，挡住了所有的炮弹，气球破裂开，散发出一阵白色的光芒。
你回头看向小丑，他的右手垂落下来，这是他最后的戏法。

纳芙蒂蒂与你四目相对，那束白光愈发耀眼，直到她的轮廓被逐渐吞没。

当你再睁开眼时，你们同时来到了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那是一个飘渺着青绿色烟雾的世界，但四周的环境总让你感觉到莫名的熟悉。

一个人从光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袭白袍。
那人你们都认识，正是菲尔酒店的小丑，只不过这次没有了滑稽的装扮。

“欢迎来到，我的玫瑰公园。”

你听到小丑现在的声音，只觉得非常熟悉。
突然你猛地想起，这是当初在冥河，那个戏谑的死神，阿努比斯的声音。

你再次环顾四周，这里的确是玫瑰公园，只是没有了长椅与树木，可曲径的小路如出一辙，曾经玫瑰公园背后的废弃车站焕然一新，变得更加素朴，而车站的铁轨，一直延伸到青绿色迷雾的尽头。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他到底要做什么？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不渝（长夜）

“此刻，我们背向世界，为了拥有生存的权利，为了我们原本可以拥有的爱。”

特别行动队成员们隐蔽在掩体后拼命射击，火药弥漫出的硝烟味刺激着他们的神经，顶针撞击底火产生的光照亮了他们无比惊慌的瞳孔。

此时你正身处枪林弹雨的最前面，黑色的皮肤褪去腐朽的躯壳，诅咒之力散发着金光，你变得更加高大。
你轻松地举起装甲车，狠狠扔在了地上。
一时间，装甲车爆炸开来，顿时火光冲天。

火中的你看起来凶神恶煞，仿若真正的死神。
队员们宁肯做逃兵，也不敢直视你的眼睛。
你的眼神像是能吐出火焰，燃尽世间一切与你作对的凡人。

第一轮部队的攻势被你的绝对实力瓦解，气急败坏的怀恩·史密斯命令大部队停止近距离射击，同时调配了大口径作战武器，瞬间，数发炮弹一同射向你。

一声声轰鸣之后，烟雾散去，你颤抖着半跪在地上，看得出来，你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可没有喘息的时间，第二轮进攻紧随其后。

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传来汽车的引擎发动声，是纳芙蒂蒂正亲自驾驶着那辆黄色跑车飞驰而来。
她顺着墙板倒塌产生的倾角，一跃而上，从你的脸边横向飞过，立于身前。
车身挡住了几发猛烈的炮弹，跑车一时间被炸成了废铁，好在她早就一个翻身，及时跳车逃生。

你稳稳接住了她，转过身，用后背扛下了余下的攻击。

“你过来干什么，这里很危险！”
你生气极了，埋怨地对着怀里的纳芙蒂蒂说道。

“什么时候我的决定需要你来操心了？快放我下来！我可不是来救你的！”
她皱着眉，艳丽的脸庞上多了几道焦黑，语气却异常认真。

她依然蛮横，可你知道这不过是气话。

炮弹不断在你们身后爆裂开来，热浪卷起尘埃，裹挟着燃烧的残片，如同烟花般燃尽飘落。

大部队地面的火力被你的绝对实力牵绊住，空中则是吸血鬼之间的宿命对决。
那些向政府投降的吸血鬼们，挥舞着黑色的翅膀，有如成群的渡鸦，围绕着阿尔芒不断盘旋，他们不肯正面进攻，屡屡试图偷袭。

但与曾经不同，这一次，阿尔芒明显占据上风，他的眼眸散发出深红色的光，如彗星般不断突破围剿，穿梭逡巡在夜空之中。

那些吸血鬼们渐渐招架不住，四散奔逃，就在阿尔芒即将掌握制空权时，地面部队的抓捕网枪找到了机会，释放出专门对付吸血鬼的巨网将他罩住，高强度材料制成的巨网内部布满了无数细小的倒钩，那些倒钩毫不留情地刺入阿尔芒的皮肤。
他的翅膀被迫紧紧束缚，他不得不直挺地坠落，硬生生摔在地面上。

地面部队一见收网，迅速向阿尔芒靠近，一时间他危在旦夕。

忽然之间，边缘暗处迅速闪出一个黑影，电光火石间，队员手中的武器纷纷被打落，双手和胳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口，如同被猛兽的利爪侵袭。

他们这才注意到，今夜万里无云，只有一轮圆月高挂，冷漠地看着这无可救药的世间。
斯黛拉化身狼女，挡在阿尔芒身前，锋利的狼爪轻松划破了巨网，恢复自由的阿尔芒惊讶地看着斯黛拉的身影。

面前的部队重新集结，就站在离他们二人十米远的地方，正蓄势待发。
斯黛拉摇动手腕上的铃铛，发出阵阵清脆的响声。
渐渐地，有狼族的嚎叫声，从森林深处传来。
是她，召唤来了卡文迪许家族的旧部，他们冲出森林，冲散了特种队员的阵型。
“保护我们的首领，不惜任何代价！”

一声“开火”的命令发布后，无数子弹倾泻而出，直直朝着他们二人射来。
弹雨之中，阿尔芒张开一侧的翅膀，挡在了她的面前，斯黛拉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他们利用各自的能力优势，闪转腾挪，躲避子弹的同时，互相交错配合进攻，如同精妙绝伦的探戈舞者，在晚宴之上，献上最后一舞。

百年来，狼人与吸血鬼世代结仇的两个家族，做梦也想不到，这一代竟配合的如此默契。

酒店废墟的仓库内，两三个追兵渗透了进来。
追兵举起枪正要射击珂莱蒂，珂莱蒂假装惊恐，一把铁锹从角落悄悄飘到他们身后，结实有力地依次拍在他们的脑袋上。
三个人瞬间倒地不起，罗素捡起地上的十字架项链，恢复了身型，两人同时松了口气。
战争进行到现在，史密斯派遣的特别行动队被尽数瓦解，胜利的希望就在眼前。
此时，一发闪着红色光芒的炮弹，从远处急急追来，瞬间击中了仓库，爆炸冲倒了罗素和珂莱蒂，仓库彻底坍塌，掀起阵阵浓烟。

仓库外的你们一齐看向炮火发射的位置，是史密斯，他正驾驶着一辆特殊的装甲车，车上搭载着炮塔，看起来如同坦克。

炮塔背后闪烁着红光，这是史密斯最后的王牌，疯狂的他竟然利用红宝石的能力，将其制作成了武器。
很快，长长的炮筒指向已经筋疲力尽的你们。

“怪物，就该用对待怪物的方式。”

史密斯用喊话器，发出对你们最后的宣判。

你们四人眼神交错，都有些慌乱，只有纳芙蒂蒂依然保持着冷静，曾经的君王向来是掌控全局的棋手，她迅速部署好了接下来的安排。

你前去装甲车前引开史密斯的注意，余下三人趁此机会迅速向仓库跑去。
他们扒开瓦砾，巨大的横梁正压在罗素的身上，他已经奄奄一息，却还是用瘦弱的身体护住了珂莱蒂。

珂莱蒂在罗素的保护下，只有一些轻微的擦伤，她拼命想将横梁推开，却因力量悬殊，始终于事无补。斯黛拉和阿尔芒赶快合力将横梁移开，救出了罗素。

看着重伤的罗素，珂莱蒂流下了眼泪，她痛恨这样无用的自己。
罗素心疼极了，轻轻抹去她的泪水，可伤口的疼痛，让他说不出话来。

六人终于会师，炮击声却再次传来。
一颗炮弹向着你与纳芙蒂蒂的方向发射，几乎丧失战力的你颤抖着站起身，又再一次挡在她的面前。
你知道，以你现在的情况，根本无法抵挡这沉重的一击。
自以为是的骑士为骄傲的公主战死，或许这是你最好的归宿。

“这颠沛流离的一生，到此停止吧，我的命运。”

就在炮火即将击中你的刹那，她将你一把推开，炮弹沿着你们飞过，在身后的废墟之中炸开。

你惊愕地看着她，她的眼眶中噙满泪水。
“我不允许你，这样自以为是地，保护着我。”

可就在下一秒，她的嘴角突然流出鲜血，她也支撑不住身体，倒在你的怀中。你怀抱着她，惊慌失措，觉得双手被什么东西打湿了，低头一看，是一根钢筋穿透了她的腹部。

她是那么骄傲。
又是那么脆弱。
一直以来，她都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类。

“不！！！”
你咆哮着，巨大的痛苦淹没了你。
然而纳芙蒂蒂却一巴掌扇在了你的脑袋上。
“我还活着呢！快把我放下来，想办法把那个混蛋揪出来!”

她离开了你的怀抱，甚至连身形都没有摇晃：“走吧，去看看我的大臣们都怎么样了。”
你不可思议地看着她，怎么可能呢，她明明伤得这么重。
但你只能跟上她，和其他人汇合。

“我们得摧毁他的红宝石。”
阿尔芒看向斯黛拉，那曾是狼人家族的宝物，没有人比斯黛拉更了解它。

“外婆说过……红宝石的构造极其坚硬，世间没有事物可以将其摧毁，”斯黛拉垂下头，躲避着阿尔芒的眼睛，半晌，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可外婆也说过，红宝石曾引起过爆炸，有一任领袖想要复制红宝石制作武器，来称霸人类世界，于是将两颗红宝石制成的箭头碰撞，紧接着，就发生了爆炸。”
“也就是说，两颗相同物质的红宝石接近，就会自毁……”阿尔芒喃喃自语。

你们看向罗素胸前的十字架项链，项链上的红宝石正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罗素捧起十字架项链，他像是已经做好了觉悟。
“你们只需要把它扔向史密斯的装甲车，我会亲手将它毁灭。”

“不行！这太危险了！”珂莱蒂极力反对。

你们沉默不语，因为，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但同时，罗素注定有去无回。

“多么漂亮的红头发啊。”
罗素站在珂莱蒂的身旁，轻轻抚摸着她的红脑袋。

他湛蓝色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多希望能永远守着这个秘密，陪在你的身边啊。我是你魔法背后的真相，而你是我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珂莱蒂，别忘了我，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话音刚落，炮火轰鸣，一枚炮弹在你们身边爆炸开来，你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尘土掩埋。
一切归于平静之后，你们发现十字架项链掉在地上。

珂莱蒂拾起十字架项链，它已经变得残破不堪，中间镶刻的红宝石碎片，竟然失去光泽，变成透明的了。

“罗素！”
珂莱蒂大喊着他的名字，可就是没有人回答。

罗素生死不明，红宝石的能量也已经耗尽。
你们唯一翻盘的希望，就这么破灭了。

远处传来史密斯的笑声，没有罗素，你们根本无法靠近他。

珂莱蒂拼命思考着，不能就这样认输，总有机会，让她成功一次吧，哪怕就一次。

“红色，需要红色来补充能量，我们还有翻盘的机会。”
她忽然想起了阿尔芒父亲日记里所写的，宝石似乎有吸纳红色物质的能力。

她拿起宝石放在自己鲜艳的红发上，顷刻间她的头发变成白色，宝石发出了微弱的红光。
的确有效，但仅仅如此，并不足以让宝石重现闪耀。

光芒引起了史密斯的注意，他将装甲车转向珂莱蒂继续开火，一时间泥土和瓦砾飞溅，烟尘包裹住珂莱蒂瘦小的身躯，随后是接二连三的爆炸。

就在此时，烟尘上空竟然飘起了雪花。
史密斯放肆地笑着，他以为这密集的炮击一定将珂莱蒂杀死了。
然而尘埃落尽，烟雾散去，珂莱蒂依然站在那里，手中的红宝石格外耀眼。

原来，那漫天飘落的并不是雪花，而是小丑偷走了伦敦全部的玫瑰，就藏在酒店的地下室，而刚刚的炮击恰好击中了那里！

红宝石碎片一瞬间吸收了全伦敦所有玫瑰的能量，绽放出极致耀眼的光芒。

珂莱蒂手握宝石，风吹动她的白发，她脚边的土地完整无缺，灰尘在她身前画出整齐的半圆，形成透明的屏障。

是失去了红宝石的罗素，他变回了透明保护着珂莱蒂，他还活着！

珂莱蒂掷出项链，斯黛拉跳起将它一把抓住，随即装甲车调转炮口，接连向你射击。

她利用敏捷的身手来回闪避，依然有些躲闪不及，这时你冲了过来，替她扛下了全部的攻击。

而纳芙蒂蒂站在废墟之上，她默念咒语，手中的权杖散发出金光，一瞬间漫天黄沙，将你包裹。

很快烟雾散去，你的身上隐约出现了金色铠甲，你感受到力量与保护，不断向前，大大缩短了与史密斯之间的距离。

此时阿尔芒也接过了斯黛拉手中的项链，借着烟雾，腾空而起，向史密斯的位置俯冲而来。

炮弹发射，阿尔芒的左半边翅膀被炸碎，不得不盘旋着下坠。

史密斯继续瞄准阿尔芒，他想要乘胜追击。

下坠过程中，阿尔芒看向装甲车的位置，

“接好了，罗素！”

罗素一定在那里，这是最后的希望了。

他用尽全身力气，将十字架扔了出去。

只见十字架项链划出一道抛物线，红宝石脱落而出，即将掉落在装甲车上时，忽然停在了空中。

这一刹那，罗素慢慢显现轮廓，热风吹动他破旧的常衣，那个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正站在装甲车的车头，将红宝石稳稳接住。

“把它放下，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史密斯咆哮着。

罗素没有回答，装甲车上的机枪开始扫射，将他的常衣染成红色。
珂莱蒂在远处目睹着一切，眼泪无声地落了下来。

“钟声怎么停了呢？”
……
“谢谢你，神父，你是个好人。”
“好久不见，珂莱蒂。”
……

“但如果，你此刻需要一个人陪你练习跳舞，我想难度不会太大，比如我就可以……”
“的确是个好主意，神父先生。”
……

“为什么魔法会失效，为什么……血，不要再流了……”
……

“我是你魔法背后的真相，而你是我面对这个世界的勇气。”
……
“珂莱蒂，别忘了我，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罗素，他是一个透明人，一位神父，他善良、温柔，教堂周围的居民都爱戴他。他还从未和心爱的人接过吻，他甚至就只有万圣节那一张照片。

“但我，不后悔。”

罗素用尽最后的力气，将手中的项链扔进装有另一颗红宝石的机器之中。
两颗红宝石碰撞在一起，产生了反应，发出无比刺眼的红光。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月月剧本社

轰鸣过后，是剧烈的爆炸。

“罗素……”

是珂莱蒂在呢喃。
她在呼唤她的爱人。
再也没有人回应。

四周出现猛烈的冲击波，临近的草木残枝飞起，沙土瓦砾纷纷卷起。
随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爆炸，红色的冲击波逐渐扩散，越过了丛林，整个伦敦都感受到微微的震感。

之后，一切归于平静，只剩下爆炸引发的大火还在肆虐。
史密斯连同装甲车一起从地面消失了，只留下一个深坑。

不渝（暮夜）

你身上的铠甲破碎，变成金沙飘散，你又恢复了人的形态。
你能确切感受到，源于纳芙蒂蒂生命的力量正在不断流逝。
当你回头看向她，她已经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重重摔落在地上。

她腹部的鲜血从没有停止，顺着金色的裙摆，滴落在地。

你踉跄着拼命向她跑去，却根本来不及抱住摔倒的她。
你痛恨自己的愚笨，竟然直到此刻才明白，她是因为害怕你选择放弃，才一直苦苦撑到了现在。

“古埃及最骄傲的玫瑰，任何波涛和风沙都不曾让她褪色。”

可现在，她正在你面前凋零。
她将最坚固的铠甲披在你的身上。
而你成为了她的软肋。”

“万一割伤了怎么办？我只有在为子民求雨和祈福的时候，才能勉强流一滴鲜血，我这可是古埃及贵族的血！”

那个一滴血都不肯流的埃及女王，在此刻将生命献祭，为你完成最后一次祈福。
你发了疯一样地跑向她，你想要接住她，如同这三千年来的每一次。

你不能失去她，明明，你们已经要在一起了啊。
这就是你们的命运吗？

她是古埃及最美的女王，她日理万机创造了王朝盛世，她抵御外敌永远英勇神武。
可她却从角斗场里救下了一个卑微的奴隶。

“我第一次从喧闹的人群中看见他，他极高，却瘦弱，亚麻布的衣服肮脏不堪，脸上全是灰黑色的污渍，但他看我的眼神和其他人截然不同，他是那么沉静、真挚，他安静地望着我，眼睛里似有星辰闪过。”

“没想到再次见到他，却是在伊塔的角斗场里。
我不喜欢所有的勇气与忠诚都被当做表演，更不喜欢这种注定会失败的角斗。
鏖战过后，还剩下两只异兽，我看得出，他已经精疲力竭。
他的眼中失去了光，仿佛从未有过任何希望。
不知为何，我忽然产生了莫名的怜悯。
那两只异兽在他面前交错徘徊，伺机发起最后的冲锋。
他的右手已经提不起弯刀，而异兽瞅准时机向他扑来，他没有抵抗，反而闭上眼睛，像是已经认命。”

“别认输。”我低声说道。

“随即，我拿起贴身侍卫手中的金色长矛，用尽力气投掷而出。
那长矛在天空中划过金色的弧线，稳稳插入了其中一只异兽的脊柱。”

“从今以后，他归我了。”

“阿努，我饿了。”
“阿努，带我去伦敦。”
“阿努，我们得尽可能低调行事。”
“我怎么会让别人碰我的钱呢阿努。”
“阿努，我和她谁更好看？”
“阿努，送我玫瑰。”
“阿努，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阿努，我想回家了。”

“阿努，你曾向我宣誓过，将永远用生命保护你的王。”

“那你呢，西斯奥丁？”

“大海中，我紧闭双眼，缓缓下沉，任凭大海将我带到海底。

我给了他选择的权利，作为他自己。

这是帝王习惯于玩弄的权术，只不过放在赌桌上的是我的命。

如果他没有救我，那我还他自由。

如果他选择救我，那……

突然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我，将我一把抱在了怀中。”

“他真的来了。”

“那…我会给他一个拥抱。”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世界变换了太多模样，只有那本该被时间搓磨消减的爱意，始终是最初的样子。

她的自尊让她绝不会为现代人的规则束缚和妥协，可骄傲的她却变得越来越脆弱，曾经的辉煌如同梦境一般让她恍惚。

比起帝国，她更需要你，她甚至为此将唯一复国的可能沉入了海底。

你痛恨你曾经的彷徨，她何尝不是失去最多的那个人呢？

你终于抱起了她，曾经你被称为“失语者”，因为总是沉默不语，从不流泪，永远同一副表情。

但此刻，你的泪水正不断滴落在她的脸颊上。

“不许哭，”纳芙蒂蒂扬起嘴角，直到最后一刻，她依然是骄傲的。

她的眼神逐渐涣散，像是回到了千年以前，回到了那场梦开始的时候。

可命运从不怜悯那被偷走的千年时光。

再次祈祷吧，如果可以换得她的生命，哪怕是堕入无边的深渊之中。

“我第一眼见到你时，你就把我的心带走了。”
“你是救赎我的神，我不会允许你有任何差池。”
“我将永远保护你，直到我不再被神灵青睐，直到世界毁灭。”

无论是谁都好，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拿我的一切去换，哪怕是撕碎我的灵魂，哪怕让我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哪怕让我永生永世承受无尽的痛苦，我愿意，我都愿意。

月月剧本社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醒来后，你还会在我身边吗？"
"无论你去哪里，我都会在你身边。"

她的眼角滑落了一滴泪水。
"我脸上的妆花了，阿努，这不够气派了。"

你艰难地抬起手，捧起她的脸，用指尖早已变为黑色的血迹，重新勾勒出她哭花了的眼线。
"你永远，像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一样美。"

她笑了，缓缓闭上了眼睛。



“我是她的铠甲，只要有我在，她就不会受到伤害。”



"可不知什么时候，阿努早已成为我的软肋。"

不渝（拂晓）

此时阿尔芒失去了一半翅膀和一只手臂，看起来恐怖极了，他的身上满是伤痕，因为受到红宝石炮弹的袭击，那些伤口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他踉踉跄跄地向斯黛拉走去，斯黛拉看向他，伸出双手，她不想考虑以后，只有这一刻，是属于他们的。

但……此时斯黛拉才发现自己竟恢复了人形。
她抬起头，已经黎明，太阳正从远处缓缓升起。

“阿尔芒，快跑！快躲起来！”她的声音颤抖，看向四周。
周围都被炸平了，阿尔芒还能躲在哪里呢。

阿尔芒笑着，继续拖动着残缺的身体，挺直了脊背，如同童话书中的王子，坚定地向她走去。
“果然，在阳光下的斯黛拉，才是最美的嘛。”
活在阳光里的斯黛拉，不得不将就自己在夜晚相见的斯黛拉，他的，斯黛拉。

这一次没有日月，没有家族，没有战争，没有子弹，只有彼此。
从古堡到阁楼，从无人的地下铁到被人潮涌动的街头。

“你好，小甜点。”
“饿的话，我可以把它们给你。”
……

“怎么会是耗子呢，这分明就是鼹鼠。”
“吱吱!!（拜托，这是蝙蝠!!）”
……

“我叫阿尔芒。”

“斯黛拉，斯黛拉.卡文迪许。”

……

“Expecto Patronum”

……

“这是属于我们的9¾站台。”

……

“人们都说上帝有求必应……所以她会好起来的，对么？上帝……保佑。”

……

两个互相对立的、永远无法和解的种族，却将彼此的命运彻底交织在一起。

就在这一刻，阿尔芒突然想起，贝多芬临终前曾对他说过，“我这辈子有许多遗憾，其中有一件，是没能见识到你疯狂地爱上一个人，没能看见你为了爱化为灰烬的样子，真是太遗憾了。”

“老伙计，你说得没错，爱，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阿尔芒的翅膀被阳光穿破，身体被灼烧逐渐崩溃，散发出黑色烟雾。但他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因为此刻他正抱着他深爱的斯黛拉。

（小丑说，别再往前走啦，请在这里等一下他）

一阵风吹过，玫瑰公园废弃车站的蓝色气球纷纷扬扬地从隧道中飞出，与在铁板中的月亮相互呼应，日月同辉，而其中的一只气球，越过城镇，森林，消失在天空中。

“再见了，小甜点。”

熊熊烈火即将把森林烧毁，伦敦即将迎来它的宿命。

可就在这时，天上忽然下雪了。

雪花混合着玫瑰变成红色，飘落在教堂的钟楼，滋养着废弃站台中的野花，又在公路悬崖旁的深海中融化。
它浇熄了大火，抹去了一切战争的痕迹，只剩下爱的颂歌。

那些被碾压而过的蒲公英，纷纷扬扬地飞向天空，像一颗颗向往自由的种子正蓄势待发，迫不及待地融入，这红色的圣诞节中。

“圣诞快乐，我的爱人。”



在我贫瘠的生命里，
你是最后的玫瑰。

终会碰到一个人愿意为你而疯狂。
所以请相信，
这个世界据统计有大约七十亿的人类生活。



洗劫他家所有的玫瑰

LOVE ACTUALLY

设计：北京萝卜张文化
监制：小茶蛋&车马巷
作者：小吃车工作室 汤圆&焖子
发行：北京萝卜张文化

萝头

媒体支持
谜圈APP